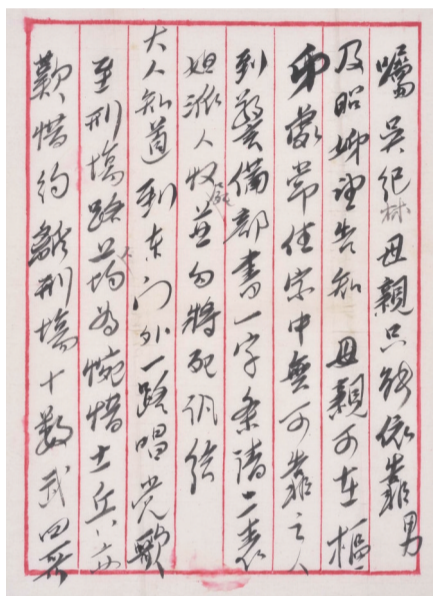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民国时期安庆饮马塘看守所，张璋和中共安徽省委原书记王步文都曾关押在这里，现不存

## 信念如磐张晓天



哥哥张和的信中写到张晓天就义情形：到东门外一路唱党歌至刑场，路上人均惋惜，士兵亦叹息……



张晓天

从合肥到安庆，温家书思故人，哀伤盈眶，泪湿纸巾。我在悲枪氛围中冥想，我从记忆长河里追寻张晓天，一个如邹容所说的“革命军”——八十四年前，你视死如归，正气凛凛，伟岸身躯是大写的人；八十四年了，你音容宛在，历久弥新，生生充满精气神！

你1906年生于合肥西乡，系出名门，曾祖是淮军第二号人物、两江总督张树声。到你这一代，后置辈分，谱名张鼎和，学名张璋，化名张晓天，立志破晓改天，名如其人。张元和、张允和、张兆和、张充和是你的“嫡堂姐妹”，才媛耀星汉，芳名烁古今。你的辗转求学路，从家乡合肥到天津，读南开再投黄埔，尔后赴日本，归来上辅仁。你19岁入党，投身革命，以笔作枪，救亡图存。你与“未名社”的韦素园、韦丛芜、李霁野、台静农等，以安徽同乡的身份，联合曹靖华、范文澜等进步人士和作家，筹备北方“左联”，组建文学新军。你当选执委，擎旗打头阵，激情如火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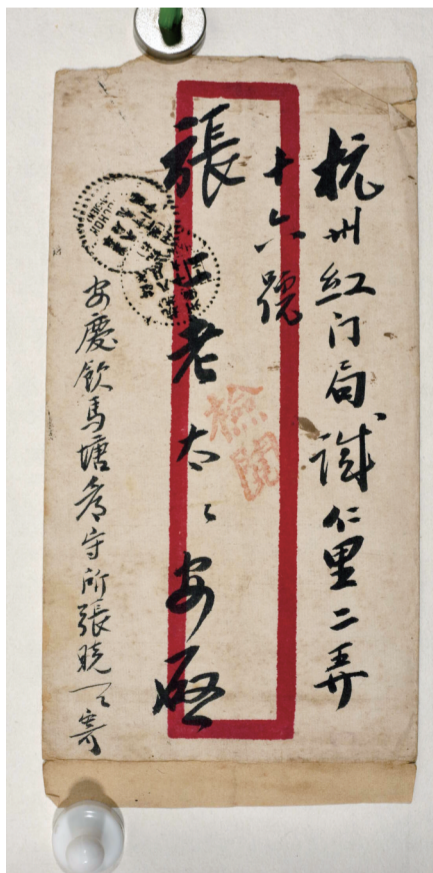
你回家乡干革命，位于后大街龙门巷内的张公馆，已容不下你志存高远的心。留过洋的“四少爷”居然轻装短打到乡村，发动贫雇农“闹翻身”。你多方募集款项，支援鄂豫皖苏区红军。你又鼓动西乡村民，抗交

“皇粮国税”，抵制拉夫抓丁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你组织游击队，民团夺武器，意在星火燎原，扭转乾坤。你到张新圩寻故访亲，又假装肚子疼急需进城看病，把看家护院的十多支长短枪偷藏在充作担架的凉床下，捎带出圩门。大伯父岂能容忍？抓捕你意欲“大义灭亲”。你的母亲和妻子费了老大劲把你赎出，可是你还不“安分”，辗转沪上和宣城，宣传马列，际会风云。

你于1936年在安庆又一次被捕，牢门深深。敌人严刑拷打，你却守口如瓶。当局军事法庭按“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”判你死罪后，你在香烟盒上遗言妻子吴昭毅：“教育我儿，继承我志，代我收尸，勿告我母”，真乃从容慈仁，淡定坚贞。死期临近，你接连写下十多封绝笔家信，充满侠骨柔情。你的六弟描述你9月8日由饮马塘看守所赴刑场，经孝肃路、黄家狮、小栅子，“到东门外一路唱党歌”，记录了你慷慨赴死的履痕。刽子用手脚踹试图让你下跪，“四哥云大丈夫男子汉是不跪的！怦然一声，弹从脑后穿过前额……”你壮烈牺牲，年仅30岁。真乃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义真！

你生前在四姐妹的眼中，就是“我们张家的英雄”。“忽然天外飞来”九如巷，仆仆风尘。她们称赞你何止是“美少年”，何止是“英俊”，简直就是古希腊宙斯之神，救世拯民。兆和问：“要不要钱用，冷不冷？”充和夸：“你真英雄！你进过几次监狱？”你答：“不稀奇，我还进过日本监狱呢！”大有“我不入、谁入地狱”的决绝之心。她们听说你受了不少酷刑，灌过辣椒水，上过老虎凳，但你却乐观豁达，生死置之度外，奋斗不忘初心。你的殉难，令人肃然起敬，也惊动了姐夫沈从文，“世界好一点，就得有人跳火坑”，他以你为原型创作的小说《大小阮》，感天撼地，一往情深。

信念如磐，壮志凌云，字里行间，意切情真。令人欣慰的是，新近发现的你就义前写于狱中和就义后亲属们写的这批数十帧家信，收藏者张庆已经捐出，将永久展陈于刚落成的安庆市博物馆新馆，昭历史，励后昆。你长眠于合肥西郊，浩气长存。正是：青山英烈在，把酒慰忠魂。陌上花草伴烟雨，心香一瓣祭故人！ □戴健/文 张庆 彭钧生/图 据《安徽画报》



张晓天写给母亲的信，封面盖有监狱“检阅”章



在安庆举行的张晓天家书展